



天涯何处是归程

○杨霞

古筝曲在温哥华港湾响起，我的脚步停下来，我与各色皮肤的人一起围在古筝周围。我们的头顶是明澈的蓝天白云，古筝女孩背对着同蓝天一样明澈的苍蓝色海水。我旅途紧张，脚步匆忙，此前几日并没有认真想家，但是此时此刻，熟悉的古筝乐曲一下子以强大的力量海浪一样浸透了我的心脏，我突然感到了我是这片土地的过客，遥远的家国之情与古筝乐曲相纠结，如基因链条从我脚底直贯头顶，那种热浪直上云霄，冲击得我瞬间鼻子酸疼，两眼泛泪。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旅途之中所遇到的同胞，那些旅居海外多年的华人华侨，说起祖国，几乎无一例外的话语中都充满了深深的思乡情。一个人，无论走得再远，无论生活环境如何变幻，你的血肉来源之境，永远在你的骨髓里日夜呼唤。

弹奏古筝的女孩，一袭汉服白衣翩翩，轻纱蒙面，十指轻舒慢展。古筝的脚凳边，有一个绣匾，红底黄字，绣着“中国古筝”四个字。我慢慢转身，悠扬的《水墨兰亭》在身后相送。我的泪沿着面颊流下来，意识如射线一样清楚照见了自己的骨骼内里。我终于明白，中华文明是中华儿女血脉里共通而永久的信仰和依赖，无论天涯还是海角，只要骨子里潜藏的基因呼唤，我们将乘着这根强韧的华夏纽带辨析来路，踏上归程。

古筝乐曲婉转绵长，盘旋环绕，温哥华港湾的天空湛蓝，海水也湛蓝。我迎着风往前走，古筝乐曲如母亲的环抱依依不舍。我深深知道那是我中华民族的乐器，它在我祖先的手中被创造，它记载了我历代先人的欢乐与哀愁，承载了先祖们的诉说与期望，我还知道它最初的名字，叫秦筝。

看我，才旅行几天，就开始想家。

我是异乡人

无论在飞机上还是公园里，甚至是迅疾短促的天车上，都看得见捧着一本书读得津津有味的加拿大人。公园的长椅上，一个女孩子，在树荫下看书；在飞机上，一个年轻的妈妈，一边看书一边用铅笔写写画画；在社区图书馆，一个老太太，白色的头发在玻璃窗前与阳光相互辉映，目光沉浸在手中那本厚厚的大书里。

看看自己，双手空空，我真是惭愧得要命。漫长的旅途我居然一本书都没有带，一年三百多天我到底有几天在读书呢？想想真是汗颜啊！可是，在温哥华的一个纪念碑公园，长椅上，草地上，台阶上，衣衫不整、颓废吸烟的流浪汉们，也有很多。公园周围是朗朗乾坤，丽日蓝天下车水马龙，流浪汉们无所事事，仰头望天、低头拂面。我有点心惊胆战地走过，他们有的偶尔看我一眼，眼神里居然有一丝慌乱和羞怯。

在萨河边，我选一块没有杂草的沙地坐下来，欣赏宽阔平缓的河水，沿河是美丽的自然风景，帆板和赛艇运动者在河面

上快乐玩耍。

一个金发女士，大约三十几岁，匆忙走过我眼前的小路。她跟我打招呼，我礼貌回复：“Hello,morning.”她走到离我几米远的地方，脱掉外套，绑扎头发，那样子是要下河游泳。她微笑着看看我，用英语问我从哪里来。我回答：“China.”她非常热情，叽里咕噜开始与我攀谈。我能听懂她说的几个单词，然后用有数的单词简约回应她的热情。可是她热情不减，继续攀谈，有点让人着急。我灵机一动，拿出手机，找到翻译软件。我俩你来我往，对着翻译器开始聊天。她话语疾速，成片累牍。我反应慢半拍，翻译器又总是卡壳。她也不恼，说完了她的话，身上脱得只剩内衣，“噗通”跳进河水中了。她动作麻利迅速，还向着远处帆板上的人大声喝彩。我看着风景如画，也慢慢观察着河水里这个女子，回想着她说的那些话。十几分钟后，她上了岸，一边擦头发一边继续跟我攀谈。我用翻译器告诉她：亲爱的，欢迎你有时间到中国去。她激动地看着我，张大嘴巴，仿佛要流泪似的感动着。我轻轻拥抱了一下她的肩膀，微笑着与她道别。我慢慢走在绿草茵茵的河边公园，阳光温热，天空高远。

鹅、树和民居

加拿大鹅与加拿大的树，都是很幸福的。

在熙来攘往的闹市街头，在各地公园，都有加拿大鹅在悠闲散步。它们脖颈灰白，脚蹼宽大，块头像白鹅，样子像我们小时候养的灰鸭。它们丝毫不怕人，也不怕车，仿佛这块土地上它们才是真正的主人似的，瞪着圆溜溜的小眼睛，悠游自在，骄傲地眯都不眯一眼路过的各色人等。

树，加拿大的树，无论街头的树还是人家后院的树，好像是被人遗忘了几千年一样生长着。房东家一棵大柳树，斜着身子，枝杈斑驳，起根一米多高后发了三棵杈，每一棵开杈都需要两个成年人的胳膊才能接过来。我围着树转了好几圈，没看到有啥记录牌，也不知这“树爷爷”到底多少岁。走在社区里，看到一户人家的木栅栏内一棵比这棵老树还要粗大好几倍的树。树主人大概实在太爱，在树上搭建了间小屋。除此以外，最多的是侧柏。大多数人家的篱笆用也是侧柏，房前屋后也是侧柏。所有侧柏的叶子都是用水冲洗之后又打蜡了一般，油滋滋亮晶晶的，在阳光下闪着光。

此外，加拿大人实在节约得有些“吝啬”，一幢幢房屋民居，前院统统没有围墙，而后院呢，围墙都是高不足2米的木栅栏。从街上望过去，能看到的房屋内里，也没有豪华的装饰，基本都是白墙粉壁。我居住的独栋房屋，楼上脚步一响，楼板嘎吱嘎吱，估计大部分房屋都不如我们的民居一样用足了钢筋水泥。家家户门前是草坪，草坪连接着宽阔的马路，房子

平地而起，也没有谁家安装防盗门窗。

我在温哥华的列治文区，每天早晨一睁开眼睛就看到明亮的太阳在窗前照耀，窗外就是大街，窗前有棵高大的杨树。从床上抬头看出去，大街上安安静静，大杨树枝叶飒飒，空气明明亮亮，花草活活淡淡，我常常有一种回到小时候的邢阿庄的错觉。回国后我和朋友们说起这种感觉，他们都笑了，大概大家觉得我的感觉很搞笑。

但是那种感觉是真实的，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构成那样的错觉？是平地而睡得踏实吗？是安静无嘈杂的耳朵吗？还是静谧的街道，明亮的阳光光线，还是那窗前高大的杨树呢？——难怪温哥华被称为“温村”呢！也许这就是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加拿大景观吧？这种尽量贴近原生态的生活方式，是被我们远远抛下的过去式。

房东后院还有一棵丰硕的蓝莓，结满了紫色的果实，撷一串，放在嘴巴里，甜得有些像家乡的野葡萄。拉着行李箱离开的时候，我锁好门，把房门钥匙依旧放在门口的密码箱里。街道上很安静，远远看见一小队幼儿，老师带领着，在草坪小路上散步。再远一点，是人声激昂的棒球场。风很柔和，阳光照耀，好像亘古不变。

儿子的大学

儿子带我去他的大学。

公交车呼噜开到终点站，我看到车窗外高大树木到处分布着，坚固的石头建筑楼高三两层穿插其中。路到哪里，草坪就追随到哪里。儿子喊我下车，说到了“学生中心”。我疑疑惑惑下车，跟在儿子后面走进一建筑。门上方石头镌刻着“Student Central”，也没有挂牌，也没有保安。走进去，拐了几个弯儿，两张办公桌后坐着几个面目谦和的年轻人。儿子跟他们讲英语，我听不懂，看到他们礼貌地向我微笑点头，我也微笑点头。原来这是大学的体育活动中心，儿子借乒乓球拍，犹如我在图书馆借书似的。我们拿着球拍一层层上楼梯，又穿越一个活动室。有人在打壁球，有人在打羽毛球。拐角处听到山呼海啸的声浪传来，儿子带我循声找去，原来是好多年轻人在打篮球。

那些年轻人，各种肤色，我习惯性地用眼睛去寻找东方人，内心总觉得东方人亲近一些。找寻未果，我说出我的观察，儿子耸耸肩膀，他说至少他不会去，被那些“大块头”碰一下，那是要耽误学业的。为了安慰我失望的小情绪，儿子拍拍我的肩膀，给我指点一个在场的东方人，那是一个正端着录像机的青年。

不过，让一颗母亲的心得到安慰的是，儿子的乒乓球打得不错，而且，其他各科功课也都成绩优异。

大学的图书馆一定要去。虽然我不太认识图书馆那些文字。图书馆墙壁简约，吊顶原始，只是图

书琳琅，灯光明亮；人们悄声细语，读书上网，自在又忙碌。在一丛丛书架间穿过，仿佛富有四海，再坐在桌前翻看一下厚厚的书，这是多么美的时光啊！

而室外，校园草坪上到处是高大的树木，灰色的、黑色的松鼠精灵们在树上玩耍，在土地里栖身。走在草坪上要小心翼翼，要注意别踏进松鼠洞崴着脚筋。

此外，神学院还是很不错的，作为东方人，我骨子里还是喜欢奢华的室内装饰。

大学的洗手间宽大奢侈，必需品提供绰绰有余，热水供应源源不断。所有洗手间均有热水洗手，这个最基本的人性化关照让我整个旅途欣慰不已。

亲爱的水族馆

温哥华的水族馆号称北美最大水族馆，参加表演的海狮、海豹、海豚，个个膘肥体壮，与饲养员们亲昵互动，它们表演的任务很单纯，就是轻巧地衔住姑娘们凌空抛起的银鱼。

巨大的白鲸在水底潜游，隔着玻璃与一个小男孩互相观察，凝视。数量居多的是海葵，五颜六色，大小不一。其中巨绿海葵最吸引人们的目的。还有一个小小的水池，敞开来，池子外面砌有脚蹼，专门供孩子们伸手触摸水中的海葵。我也高挽袖筒，伸手去触绿海葵，结果被吸盘吮吸了一下手指，我迅速抽回手臂，惊异的脸色把周围的小朋友都逗笑了。

水族馆内牌子上，标注着救助这些海生物的人们的相片，相片下写着一行字：“我们只是救助动物，而不豢养动物。”水族馆非常节约资源，每个进馆的游客在手腕内侧都印有一枚纽扣似的蓝色图章，图章上是一条活泼泼的鲸鱼，那就是我们的门票。水族馆门外，是大树参天自然景观公园，而海洋的波涛毗邻公园，起伏跌宕。

街道、商场、渔人码头

温哥华闹市区的大街，不算是很宽阔。街道两边的小商店鳞次栉比，几乎看不到很显眼的广告牌。大部分商店的门口上只简单地写一个英文单词，窄窄的门框后面店堂幽深，你只有推门进入，才知道它到底是做什么的。甚至于它的名字与所经营的商品内容风马牛不相及，门口的店铺名字倒是经营者一时兴起的产物。比如有一个大楼上，大大地醒目地写着“Digo”，这个单词甚至大到可以作为地标，但是无论如何陌生人也猜不到这个“Digo”到底是什么。非要走进去，才明白，哦，是书店！

我想，这与我们的实体店营销思路恰恰相反，加拿大人去逛街倒是去探险似的。这是店铺用谜语一样的外表，去弥补人们简约生活的遗憾吗？还是为了节省资源而省略了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呢？

在温哥华的六天里，恰恰都天气晴

好，我就坐公交车出去闲逛，去商场，或者去渔人码头。公交车最大的特点是给残障人士和休闲运动者提供了很大便利。在站牌处，公交车门打开，折叠在车门口的踏板会自动伸出车外，稳稳地与站牌处的路沿石无缝衔接，轮椅车的主人们完全不需他人帮助，电动轮椅如履平地进入车厢，轻松地“镶嵌”在残障人士专座位置的两个栏杆中间。乘轮椅的人与其他乘客谈笑风生，爽朗的表情轻松如窗外湛蓝的天。骑自行车的运动者，累了的时候可以随时在站牌停下来，投几枚硬币上车，而司机师傅则提起自行车，挂壁画一般挂在车头外面，如此人车一路逍遥前进，真是好不快活。

科技与服务的进步和周到，让每一个人都能以开心随性的方式生活，因为自己的弱势麻烦不到其他人，所以自信又阳光。

渔人码头的海不是特别蓝。海边有倾倒的巨大枯木，有荒落的野草滩地，也有很多纪念馆。纪念造船的历史，纪念华人劳工的贡献，或者纪念本地土著者的劳动，纪念某个族裔的首次登陆……大部分纪念馆都紧凑有致，有实物展览，也有屏幕讲解；也有的纪念，只是海边一块朴素的小石碑，写着详细的英文介绍，与蓝天碧海融为一体。看展的人都静悄悄地，偶尔小声和同伴讨论。各种肤色的人们擦肩而过，相逢一笑时互相的目光既不惊讶也不打探，礼貌又温和。

小小的渔人码头展现了多族裔共同建设的社会历史，巨大的包容、吸纳和保留，让这块北美的土地原始又年轻。

归程的飞机上

在归程的飞机上，我两边都是中国同胞，心里安宁、踏实。飞机是我们的海南航空，美丽的空乘服务员一出场，即可让所有人眼目舒适，心中感欣。我听到邻座的大姐轻声叹道：“加拿大航空选服务员，真应该学学咱们！”她在埃德蒙顿陪读三年，说想深圳想疯了。

我左侧是一位善谈的老大哥，老家也是深圳。他谈在卡尔加里创业的经过，谈论他在深圳乡下的小菜园。他拿出手机，向我炫耀他菜园的满园锦翠。他这次是一个人回国，女儿和老伴还留在卡尔加里。2000年初，他曾经在卡尔加里买下过一条街的老房进行翻新后售卖，但他还是忘不掉他位于深圳乡下的小菜园。

飞机飞越万水千山，我们怀着回家的共同情怀慢慢陷入梦乡，美丽的空乘在我们身边如天使一样轻轻走过。

天涯何处是归程，归程就是血脉中那千里万里也扯不断的思乡之情，祖祖辈辈打在我们基因中深深的文化认知的烙印，吸引着我们回归的脚步，犹如大雁南飞，犹如鲑鱼洄流。

雪落留痕 春来无声

○赵玉英

也早早收好了摊位，夜景安然。

此时，骄傲跋扈的风，载着细碎的雪花推波助澜的肆意，拥着雪向人的脸上、身上撞，凉丝丝抿嘴眯眼，待到“雪花大如席卷时”，风就不知藏匿了到什么地方了，任由雪花纷沓而来，玉英蕊白琼枝素裹，天地间花瓣重叠宛如琼瑶池。

雪花缤纷，像是撕碎的棉絮徐徐降落，古诗词里的那些优美鲜活的赞誉美名，在半空中变成一片静谧的素白。落在树枝间的雪，把黑褐色的枝干装扮成琼脂玉雕般。雪的温柔累计成重力，树静止成各种形态的冰雕。鸟儿一只都看不到，大概躲藏在雪花装饰过的鸟巢里，隐匿在仙境一般世界。举目远眺，地上的雪，树上的雪，半空中飞舞的雪混为一体，天地一色纯白。

下雪的日子里心里也跟着安静了。路上行人匆匆，但是脸上洋溢出温馨，好像在等一场盛宴。田野上被白雪铺染了厚厚的一层，清新干净，偶有墨绿色的麦苗露出，颜色分明俏丽。在原野上与雪为伍，时常想长出一对翅膀，想顺着雪来的方向去看看天上是不是有美丽的仙女素手把琼花撒向人间。

雨雪浸透了风干的树叶，终于放弃了枝头的牵挂，落地成殇，湮没在白皑皑的素雪下。雪花是少女的明媚，藏着温柔，看她款然而至的曼妙，不由得满心欢喜伸出手去迎接亲吻。那一排排塔般的松树，在温柔的雪花下不断欢歌。清风忽起，树上的琼花玉枝悠悠飘摇，雪花簌簌坠落，比下雪时还要惊艳。

冷空气顺着双层的厚玻璃缝挤了进来，让人身上惊起一阵凉意，瞬间蔓延到指尖。

雪来值得珍惜，雪晴懂得感恩；春来心生喜欢，春去余香不散。还有什么比曾经的经历真实又温馨的吗？若干年后，每一次回忆都有沉甸甸的收获，每一次相逢都是缘来缘去的红尘；在人生的历程中不

虚度，不敷衍，留一段真诚，留一段善良和慈悲；那云清云淡的日子里，薄如青烟微尘，唯有雪泥鸿爪中留一段痴情。人生风景，谁不是红尘中的过客？谁又不是风景中的观者？

冬至至，雪霁初晴。头顶上的阳光温暖着白茫茫的原野，反射出明晃晃的光线。透过太阳的辐射，能看到空中密密麻麻漂移的雪沫，在空中折射出漂亮的彩虹。地上的雪开始融化，细粉一样的雪变成亮晶晶颗粒状，水汪汪的触手即化。俯下身，用手轻轻捧起，即可攥成一枚枚半透明的雪球。近处一棵棵矮小青覆盖的雪渐渐塌了下来，一点点缩小着雪衣华丽的轮廓，叶子上悬挂的水珠晶莹剔透，橘红色的果实藏在冰雪里若隐若现。

路基一侧的灌木丛下，韭兰油绿色的叶子像闻到春天的气息，苏醒了一般，在酥软积雪下探出一缕青丝，裸露出黑色的浆果乌黑锃亮。蔷薇枝条生机肆意，向四面八方伸展着柔韧切好的枝条，枝上的绿叶在严酷的低温暴雪中仍然鲜活，手摸上去冰凉却能触到它的生命力，枝杈间一丛丛小棒槌样的大红色果子一簇簇拥在一起，骄傲地昂着头，在冬日里显露着别样的美丽。

远处的小树林里，依然铺着绒毯般的雪。光洁的雪毡被风梳理出细密的条纹，上面印满鸟儿的足迹，没有章法，杂乱地覆在雪地上。偶有梅花足迹掠过，整整齐齐，像留下一段模特台步延展远去。高高的苦楝树枝头一丛丛果子像是以蓝天为背景勾勒出的画面，翘首以盼。白雪也涤荡了天空中的灰尘，蓝的清澈明朗，放眼望去，见不到一片云，这遍野的白雪定是白云的转世。

路边堆积的雪里，偶有树叶悄悄露出一角。散落在雪里的梧桐树叶，整齐的叠压在雪层。曾经干枯卷曲的叶子被雪水滋润的立体美好，又被融化的雪水封冻在

冰下，层层与冰融为一体如琥珀。

枝头上摇曳着梧桐秋果，被雪水包裹成水晶球，绒球像镶嵌进水晶里一样，遥远又迷离，高高的挑挂在半空中。青灰色的树枝也更加洁净静穆，不染红尘。遒劲的躯干光洁硬朗，如立中天的战将。

路面上的雪终于融化了，白天没有蒸发的水洼在夜幕降临后变成玻璃一样的薄冰，使人时刻感知着冬日执拗与春暖脚窝同在。护城河北岸一片温馨，南坡积雪藏匿在低洼处。

这一场大雪，给平静淡漠的冬天画了重重一道湖彩。

镜湖里的冰碧青瓷实，满街璀璨的银花火树，霓虹流彩，展示着幸福安逸；湖冰不知何时变得乳白色，密密麻麻的蜂窝在冰下隐隐可见；湖岸围绕着的翠柳不再枯涩，氤氲着一层鲜活的烟色，柔软地低垂着。土地还没有解冻，野菜还没有水分显得干瘪枯萎。细碎的干枝枯叶纷纷脱离了树梢，好像感知春天就要来一场新的繁花。初冬嗅着果香远来的候鸟，在海棠果日渐减少的树枝上低飞跳跃，这些不速之客，年年都是不请而来，吃光所有的果子就突然离去。在鸟儿们吃过的残果旁边就会冒出一个花叶的芽苞。

漫步在烟波公园，顺着沿路摇摆的彩旗，我迷失了方向，一路向前，走过低沉的湖面，火红的石榴雕，飘荡着风旗的小船，还有弯曲连环的木桥。穿着冬日的棉服，走在河堤坝上，突然自己不知所措起来，不知何时，河里的冰融化的没了一丝一缕影子，细细的波纹又生出了光彩，涌动着，慵懒色儿该是睡醒了也。

远方的毛竹林被苍白的叶子覆盖，看不出曾经的秀劲俊美，近许，枯黄的叶片下已经有暗绿色夹裹，修长的竹竿翠绿莹莹，安然无恙。转过修剪平整的樱花道，树上暗红色的枝条凸出芽苞；在避荫房舍后面，是梅园，吸引我急促的脚步。又是冬日寒潮的缘故吧，梅花还没有绽放，枝

头上缀满豆粒大小的花蕾，蜡纸一样的花瓣层次有致裹紧花蕊，去年的梅子被风霜渗透的斑驳，镂空处裸露出赭红色的种子，在偌大的公园里，再有几天梅花就是开遍枝头的弄潮儿。

人有时一些虚无缥缈的记忆，在无星无月的黑夜扩散。身体上飘舞一缕魂魄，流落到苍茫无垠的原野，去一一鉴赏白日里见不到的静谧。泥土下的昆虫蜷缩着身体在冬日酣睡，无需有人叫醒，等它们自然睡醒时，土地已经温暖。还有芦苇荡里栖息的胡蜂，杂草丛下密布的蝎虫，地穴下的蚂蚁……都在蹑手蹑脚地蠢蠢欲动。蝴蝶的茧蛹冲破封闭的皮囊，一点点蠕动着身体，当阳光暖透它的五脏六腑，陡然就会羽化成蝶，翩跹飞过原野、树林、河流……闻着姑娘香水的味道飞舞，寻觅着小女孩头上的花朵停息。

春天的到来，好像就在这细小变化中铺展开。原野，冰冻三尺的泥土变得酥软，干瘪的野草根在吸取营养，有了生命的力量。干枯卷曲的菜叶又鲜活起来，暗绿叶芽间孕育着花絮，不久会展现出一片欣悦的生机。

人活到通透时，必定是在生活中磨尽了棱角。初生的白纸，一笔笔画过刀削笔画，深的浅的不是人木三分也会隐痛。恰如雪花轻柔的扑向大地，片刻的坠落凝聚成永恒。即使陨落也留下记忆中不灭的永恒。

“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百物生。”春在无形中滋养万物，草木在无声中鲜活，虫鱼都在寂静之地醒来。星月在变得亲近，太阳更温暖。冬雪春花，一切皆在因果轮回中复始。笨拙的爱，藏在谷底，终会随风吹过山梁，到达爱人的耳畔。恰如雪落留痕，春来无声。

生活的痕迹留在四季更迭中，美在记忆里永存，遵循生命的原则，顺应天道而生，余生会更精彩。